



南斯拉夫
短篇小說集



南斯拉夫
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共包括十九世纪下半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二十二个作家的二十九篇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生活，认识到他们英勇反抗异族压迫、反对法西斯侵略和本国阶级敌人的光荣斗争传统。

这次出版是根据 1957 年作家出版社的版本重印的。

南斯拉夫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2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609

定价 0.75 元

目 次

老安东尼的兒子·····	依凡·塔夫卡 (1)
第一次和父亲上教堂·····	拉查·拉查萊維奇 (7)
我的鄰居杜勃里米尔·····	克薩弗·山陀尔·雅尔斯基 (27)
斯特萊波的森林·····	伊凡娜·勃里奇—瑪佐拉尼奇 (47)
孩子与老人·····	伊凡·參卡尔 (59)
隊長·····	伊凡·參卡尔 (63)
我現在知道了·····	伊凡·參卡尔 (67)
傻子馬丁·····	伊凡·參卡尔 (71)
娜斯嘉·····	鮑里薩夫·斯坦柯維奇 (74)
我的棍子·····	符拉地米尔·納佐尔 (81)
种树人·····	符拉地米尔·納佐尔 (90)
我的蛇·····	符拉地米尔·納佐尔 (100)
一只鵪鶉·····	費尔柯·彼得洛維奇 (107)
安息日不做禱告的人·····	伊薩克·薩莫柯夫利亞 (136)
卖柴·····	伊沃·安德里奇 (152)
西巴桥·····	伊沃·安德里奇 (162)
一个小市鎮上的大風天·····	米洛斯拉夫·克里札 (172)
父亲·····	浦萊西霍夫·伏蘭奇 (187)
黑小鷄·····	法朗士·貝弗克 (192)
窗·····	維柯斯拉夫·卡列布 (200)

回家·····	維柯斯拉夫·卡列布	(210)
不可少的秩序·····	喬凡·波波維奇	(222)
幸運兒·····	西里爾·柯斯瑪奇	(233)
搬家的一天·····	塞多米尔·敏笛羅維奇	(250)
小提琴·····	塞多米尔·敏笛羅維奇	(255)
某一天·····	埃里赫·柯斯	(271)
瑪莎大娘·····	勃朗柯·柯別奇	(286)
初夜·····	符拉杜·馬列斯基-台爾	(294)
匙·····	安東尼·伊薩柯維奇	(303)
作者簡介·····		(310)

老安东尼的兒子

依凡·塔夫卡

年老的安东尼·基莫維奇一輩子过的都是穷日子。他爸爸只留給他一所东歪西倒的茅屋和山腰上一塊瘦瘠的田。他辛辛苦苦地耕种着这一塊田，才勉强换来了黑面包过日子。

后来，他成了家；上帝賜給他的那个妻子，我現在想起来还要發抖。幹活，她一点兒也不会，可是却会偷东西，凡是家里的东西，只要她摸得到的，她都拿去卖掉；换来的錢，便全都喝了白蘭地。安东尼辛苦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十有九次会碰到他那終身的伴侣醉倒在大路上 或者小溝里，四週圍着一羣吵吵嚷嚷的村童。但是他总是耐着性子，把她背在肩上，回到茅屋里；他原諒她，因为她給他生了一个兒子。

死神把她帶去以后，我們就將她的遺体安葬在聖勞倫斯教堂的紅土墳場里；基莫維奇悲戚地站在一边，淚珠滾滾地流下双頰。“朋友們，”他說，“她死了，她的命真苦。隨便什么事情，一習慣了，也就無所謂了；我把所有的櫃子抽屜全都上了鎖，她就什么东西都拿不到啦。她死了，真可憐。”

她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基莫維奇十分疼愛他。一天早上，他在硬繃繃的床板上躺着，突然想起了这孩子的未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

於是，他便領着孩子来到了朱勃雅那，去拜訪了聖芳濟修道

院的住持。他吻着修道院住持白皙的手，恳求他把孩子收留下来，讓他有一分修道院里的清苦的但是神聖的面包。以后，安东尼一有工夫，便拖着衰老的身子到朱勃雅那去“探望他的冬塞克”。他总是帶着一塊黑面包，作为路上的干粮，一面喝着路边的泉水。有时候，他背上一筐食物，冒着毒辣的太陽，气喘吁吁地步行着給兒子送去，因为他口袋里經常一个小錢都沒有。后来，有些好心腸的車夫看到他在嗆人的塵土里掙扎，便喚他帶着东西上車来坐。这时候，他就高声对別人說，他是进城去探望他兒子的，他兒子是个多么討人欢喜的孩子，聖芳济教会的修士們多么鍾愛他，使做父亲的多么高兴。

的确，这孩子讀書用功，年年考第一，鍍金獎牌一个又一个地帶回家来。禮拜天，他陪同父亲上教堂。老头兒滿心的高兴完全摆在臉上。我們这一些有着不用功或者調皮孩子的爸爸，都只有羡慕他。兒子上完了第八年学，基莫維奇便不得不把那塊田賣給了別人；等到兒子上完大学，就連那所茅屋也賣了出去。於是，老头兒只好借住到村子里別的人家去，靠自己的一双手做工，掙錢过活。

你簡直不能想象他学会了干多少种手艺。春天里，他天天出去替人刈草、挖地，換得几个微薄的工錢。夏天里，他就去採黑莓果，鋪草屋頂，用繩子修补瓦罐，或者挨戶去售卖食鹽，自己只靠几条干魚过活。到了秋天，他就去剥蘆葦，採复盆子，刮樅树脂，或者到森林里去撿松果和櫟子。

冬天，他就編織草籃；傍晚，他有时給孩子們講一个童話故事，換一頓飯吃，有时也在別人闔家做禱告时，給人背誦一段祈禱文。他把蘆葦桿做成烟斗，用香櫟树刻成湯匙。有时候，他忙碌一天，上床时，却連一頓像样的飯都沒有进口。

他把做这些工作所掙来的不多几个錢，也一起寄給了兒子，

自己依然一个錢沒有，穷得不能再穷。他光着脚，偻偻着腰，蹣跚地走来走去。一双深陷的眼窩，使我們看見他，都忍不住要替他难过。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基莫維奇的景况愈来愈坏。这时候，他的兒子却終於踏入了上流社会。許多人都說，他發了財，住在德国的什么地方。他已經把他的老爸爸丟在腦后了。做兒女的只是因为父母能滿足他的慾望，才記得他們；長大以后，就像羽翼丰满的鳥兒一样，飞上了高枝，再也不想原来的老巢了。我們大家坐在一起，常常談說像这种把父亲丟在貧困中不顧的兒子，实在說得上是忘恩負义。可是如果誰敢去对基莫維奇說这样的话，他馬上会紅着臉气冲冲地喊道：“什么！說我兒子忘恩負义！我的兒子，我的冬塞克！”他不过恰巧眼前手头紧一点罢了。你还没有这样的兒子呢！”

有一天，兒子果然回到村子里来了，事先並沒有送訊来，所以沒有人去迎接他。他留着一把大鬍子，長長地盖过胸口，垂在凸起的肚子上。他变得臃腫不堪，眼光里有一种陰險的、彷彿时时在提防別人的神情。我們都覺得他很丑，丑極了。他的确可算是十分丑。他学着上等人的派头，来时乘着馬車。他讓馬車停在朱賓的酒店門前，在酒店里耽了一整天，跟学校教师以及別的上等人喝酒。这时候，老头兒却因为兒子的归来，在家里高兴得發抖，不停地走来走去。

“你瞧，我兒子这不是回来了嗎？我的冬塞克。你还没有这样的兒子呢！”

下午慢慢地过去，冬塞克似乎絲毫沒有想到家里还有个老爸爸在等待他。直到傍晚，天色已經暗了，他才搖搖晃晃地来到父亲住的地方，在父亲的房門上敲了几下，漫不經心地問道：

“爸，你睡了嗎？”

“睡了！你回家了，我還睡得着嗎？冬塞克，你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第二天早晨，冬塞克·基莫維奇在朱賓的酒店門前要動身走了，我們大伙兒都去看。老爸爸站在馬車旁邊，沒有戴帽子，身上穿着禮拜天才穿的衣服。冬塞克大搖大擺地登上了馬車，甚至沒有正眼看他父親一眼，他裝出一付老爺派頭說道：“爸爸，朱賓那兒有我留給你的東西。”

馬車走后，老头兒還脹紅着臉凝望着，直到馬車在大路上轉了彎，看不見了，他才把眼光收回來。“也許再也見不到他了！”他想，眼眶里滿含着淚水。他回身走進朱賓的酒店，從朱賓手里接過來三十個三分一枚的銀幣，他把這些銀幣給我們每個人看，嘴里嘮嘮叨叨地數說着他兒子的好處：

“現在你們看見啦，你們看他他是怎樣來照顧我的晚年的！這就是我的兒子，一個孝順的兒子。你們還說他把我忘了呢。我的兒子會忘掉我？不，不會的！”

可是，我們比他清楚得多。朱賓給了他三十個三分一枚的銀幣，這是事實，但是兒子的意思，原來是叫他分三十個月給老头兒的，每個月一枚，這一點他卻沒有對老头兒說。為了讓兒子進學校讀書，父親變成了乞丐，而兒子對父親的關切和溺愛的報答，卻只是一把三分一枚的銀幣！從這一天起，兒子是更加不堪了，在我們大家眼中，簡直糟糕到了極點。我們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基莫維奇，為的是讓他保持愉快的心情。但是事情總有隱瞞不了的時候，而且就發生在他從兒子手里拿到那一把銀幣的同一年。

快到秋天的時候，安東尼·基莫維奇猝然像野地里的小花一樣枯萎下去了。他已經老了，可是幾天之內，他變得更衰老了。下過第一場雪以後，他就臥病不起。我們馬上看出來，他是

挨不到春天的了。他差不多是躺在光板子上，垫的盖的什么都没有。鄰居們憐憫他。可是病人單靠憐憫和施舍是不行的。於是人們對他說道：“給你兒子寫封信吧，要他給你寄点东西来。他把你的茅屋田地都吃光了，現在是他應該給你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了！”

“吃光了什么？誰說‘吃光了’？”他虽然病得沒有一絲力气，却仍旧使性罵我們。

最后，他到底把那專門代人写信的瘸子托瑪舍克·杜林切夫喚到床前，叫他給冬塞克写一封信。信上的字跡弯弯扭扭，就跟托瑪舍克的瘸腿一样。信里告訴冬塞克說，他爸爸生了病，沒吃沒喝，也沒有人照顧，連一張軟一点、暖和一点的床都沒有，要他赶紧想办法送点什么东西来。

我們等了十天，我們等了二十天，你以为我們收到了什么答复嗎？沒有，連回信都沒有。

“你看見了吧，他不会給你寄什么来的，你那忘恩負义的兒子！”

“胡說！他一定沒有接到我的信；信送不到是常有的事。我跟你們說，別以为我兒子会丟掉我不顧！”

於是托瑪舍克·杜林切夫又被喚来坐在床前，重新写一封信。我們把这封信寄出去給冬塞克。这一回居然有了回信。禮拜天下午，我們正坐在加別克家的閣樓上——基莫維奇就住在这兒——突然間，郵差沙达耶夫·哥尔从門口探进头来，手里捏着一封信；可是这封信呀，就跟秋天的树叶一样薄。

病人在床上欢呼起来：“你們瞧，他来信了！你們瞧！”

托瑪舍克·杜林切夫接过信，拆开信封，把信箋抽了出来。他把折攏的信箋攤开，反来复去的看了一下，又低头在桌子下面寻找了一番，生怕拆信时把什么东西落在地上。可是他什么也

沒有找到。“信里沒有錢。”他說。

“他何必寄錢來。他自己就要來了。他自己！托瑪舍克唸信吧！”

老人臉上露出緊張的神色，托瑪舍克就一字一頓地唸道：

“亲爱的爸爸：你來信說病了。這沒有什麼，你已經年老，自然隨時要等待死亡的來臨。人生就是這樣，這是上帝的意旨。你信上叫我回來看你。我很忙，所以辦不到。你既然快要死了，那末不管我來與不來，你總是要死的。我給你的那些三分銀幣你都拿來幹什麼了？我想至少還應該有一半吧。”

接着，是一連串的問題這個、問題那個，信就完了。老人躺在硬板床上呻吟道：

“難道你們連一個能夠好好讀信的人都沒有嗎？”

馬丁斯·佛拉脫走上前來，用烏黑的手抓過信來唸了一遍，他唸的跟托瑪舍克唸的毫無兩樣。

老人臉色蒼白，長歎了一聲。

“這樣說來，他是真的不顧我了！”他說。

他轉過身去，臉向着牆壁；別人跟他說話，他也不再回答。直到我們要離開時，他才轉過臉來低聲說道：

“不要對他說我臨死時很痛苦。”

當天晚上，他就死了。葬儀異常簡陋，墓上連塊石碑也沒有，現在已經長滿了荊棘荒草，也從來沒有人去過問。

我們的子弟就是這樣的。

高駿千譯

第一次和父亲上教堂

拉查·拉查萊維奇

人家告訴我說，那時我才九歲。一切細節我已記不得了，只能想起多少講多少。這些事情我的姊姊也只知道一點點，我的弟弟就完全不知道了。跟他去說這些事情，我才不這麼傻呢！後來母親當然也告訴過我一點，那是我長大了，問起了她，她才講的。可是父親，當然囉，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

我的父親——他自然是土耳其打扮。他的穿著我現在差不多還歷歷在目：先套上一件繡着金綫的紅天鵝絨上衣，再罩一件綠色呢子縫制的大袖子長外套，圍上一條闊腰帶，上面綴滿金飾，腰帶里插一把華麗的鏤銀細工刀鞘的象牙柄寶刀，和一副象牙柄的煙斗挖子。闊腰帶上，另外再有根狹腰帶，長長的繮子直拖到臀部左邊。錦繡的燈籠褲服貼地穿到齊膝下；下面是白襪子，淺口鞋。他喜歡把他的紅色土耳其帽戴得稍微歪向左邊，而且慣常帶一只琥珀嘴的烏木煙斗；右邊的腰帶下面，掛了只精緻的串珠煙荷包。他真是個漂亮人物！

他的個性和脾氣——固然，他是我的父親，但是我既然在講到這個故事，也就不必忌諱了——他的個性和脾氣實在少見。他的倔強趨於極端；他从不請求，永遠只發命令。萬一他叫你幹件事而你沒有幹的話——那你還是趕快逃命吧！他粗暴任性，什麼事都要順着他的心思。他有所提議時，沒有人真會傻得敢來反

对他。他怒不可遏的时候，便咒骂个不休。他惯常用手掌打人，而且只打一下，但是誰挨着了这么一下，那可准得被打倒在地下。父亲是火急的坏脾气，一發火便拉住翘鬚髭的尖端咬在嘴里，皺紧了眉头，黑眼珠閃閃發光。在这种时候假若他得知我没有把学校里的功課做好，那我准得倒楣！可是我到現在还不明白我何以会这样的怕他；就說他打了我的耳光，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在他的目光下，我的确只有战慄的分兒：这种目光繞住你上下扫射，而你又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要怎么样；你当然只能像根蘆葦一样發抖了！

他从来不笑，至少不像別人那样地大笑。我記得有一次我的弟弟坐在他的膝上，正在玩弄他的怀表；这小家伙想把表塞进父亲嘴里去，可是父亲閉着嘴不肯張开，於是他就格格地笑个不停。姊姊和我笑得要死；按理說父亲也应该有理由可以笑一笑了；然而他却只是把嘴往左边微微歪了一歪，左眼梢起了几条小小的皺紋。这还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緣呢。所以你看，要是發生了什么可笑的事，別人都笑得合不攏嘴，声音大得連德脫萊布酒店里都听得見，而我的父亲却只是这样地一笑。

我也記得我叔父去世时的事情。叔父是和父亲合伙做买卖的，父亲非常喜欢他。他死后，我的孀母，母亲，以及所有的亲戚連帶我們孩子，大家都啼哭的啼哭，掉淚的掉淚，号啕的号啕，哀悼的哀悼，但是我父亲却一点表情也沒有——沒有一滴眼淚，沒有一声歎息。后来人家把叔父的遺体抬出屋子去了，他的下嘴唇才略略地顫动了一下；他默不作声，在門边靠了一会兒，臉色白得像張紙。

凡事他只要說到，他就总要做到，决不食言，即使性命攸关，即使心底里悔恨，也都不管。他辞退店里潑罗卡的那回事，我还記得很清楚。至今我还好像看到他，又是苦惱，又是后悔，可

是又不願收回他說過的話。仆人中間，他最喜歡潑羅卡這個孩子。我看，他簡直從來不打他；只有一次，那是在放李子白蘭地時候，這孩子沒有把龍頭關嚴，差不多糟蹋了一整桶酒，才挨了打。除了這一次外，他恐怕連一句重話都沒有對他說過。他把一切事情都託付給他，差他到附近各村去討賬，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事務。你知道結果為什麼辭退了他？就不過為了一點點小事情！有一次潑羅卡在玩滾銅板，也許是別的什麼遊戲，給他撞見了。你听了先不要驚奇，等到你多知道一些我父親的生活習慣時，驚奇的事情還多着哩！

這事情發生在四月里，聖喬治節那天。潑羅卡按照老規矩，到店裏來簽字續雇六個月。父親拿出了九十个格羅士來，對他說：“你來了，把薪水拿去！我用不着你了。另外找個地方去滾銅板吧。”潑羅卡把土耳其帽拉下來遮住眼睛，大哭起來。他乞求讓他留着。父親顯然是感動了；但是你想他會回心轉意嗎？他才不哩！他又拿出一個杜加，給了潑羅卡說：“拿去，走吧！”

潑羅卡就走了。當時父親心里很懊悔，好端端的就把店裏最好的幫手辭退了。

父親從來不開玩笑，不論是對我們孩子，對母親，或是对任何別人。他對母親的態度很奇怪。他也不是——真罪過！——像別的男人那樣，總是打老婆，或者虐待她；然而他始終是那麼冷淡，那麼嚴厲，比陌生人還不如——他就是这样！你只要想，我可憐的母親，仁慈溫柔得像个聖人，小心翼翼地看顧着他，像駝鳥看顧自己的蛋一樣。但是只要他粗暴地一說話，她就不得不把眼淚往肚里嚥，不讓他和我們看見。他從來不和她一起出去，她也從來不敢這樣提。他只要覺得她是在干涉他的買賣，就會失去耐心，大發脾氣。有一次她說：“我說，狄姆^①，你為什麼不

① 狄姆，即狄米特里。

讓斯多揚把白酒拿去呢，新李子白蘭地就要熟了，將來還能送哪兒去？”他听了就怒吼起来：“你餓了嗎，还是缺少什么东西？錢在你手里，花光了就開口向我要！別來管我的閒事！”

母亲一声不响，悄悄地走了出去。

父亲和一般人很少談話。在酒店里，他也独自一人，不与人交往；只有和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才談上几句。他对教父伊里亞很尊敬，但是这也不过是一般人相互之間的那种尊敬罢了。然而伊里亞却是唯一敢於向父亲表示自己意見的人；父亲差不多稍微有一点怕他。

父亲是喜爱我們孩子的，而且也喜爱母亲；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他教育我們却極為严格。我从来不記得他有表示一点点亲热的时候。的确，我們晚上睡覺踢开了被子，他也来替我們塞塞严；並且不讓我們探头看井底，或者爬上桑树——可是这些对我又有什么意思呢？別人的父亲也都这样做，不过別人的父亲还給子女买糖果，买金紙，买跳得上白楊树梢的皮球哩！

父亲只在聖乔治节那天到教堂里去，酒店里倒是一年到头天天晚上去的。我們一吃完晚飯，他就出去了，腰帶里塞着烟荷包，長烟管挟在左臂下。在夏天他总是九点鐘回家，冬天就还要早些，不过也有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的时候，使母亲和姊姊十分焦急。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叫放蕩。母亲和姊姊总是不睡，等他回来，甚至一直等到天亮。她們坐在床上等着，連蠟燭也不敢点一枝；因为他看見点着蠟燭就生气。我記得他很迟回家，囁咕着說：

“这么晚还点着蠟燭幹什么？”

“好讓你看得見脫衣服啊，亲爱的狄米特里。”母亲說。

“你怕我不会点蠟燭嗎？你怕我也許喝醉了，找不到蠟燭嗎？”

“不，我不是这意思，”母亲温顺地说，“不过，我想，我想……”

“你是什么意思？”父亲怒冲冲地说，“周围邻居都要以为我们家里死了人了。”

家里死了人，真是！好像他真的在担心这件事情！真的在关心邻居！不，他不过是不愿意让母亲来检查他的来踪去迹罢了；他一发脾气，话就说得不对头了！这种情况是随便哪个女人都睡不下的，他却命令母亲去睡，让他可以在酒店里尽晚地坐着不走！很显然，他对这件事也是很着急的哩！

事实上父亲喝得很少，而且只喝一般的酒。白兰地他只在买进货物时嚐嚐好坏，而且总是皱皱眉头，又吐了出来。他也不大喜欢咖啡。那末他整夜在那些该死的酒店里做什么呢？你会问。

对啦，这下子你问对了！这是件倒楣的事情！即使他喝酒喝得烂醉，我觉得也没有一半这样坏。你等着瞧吧！就是这件事情把我母亲的寿命缩减了一半。她常常为这事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痛苦向别人提过。

有一天父亲回家特别迟，母亲没有说什么。第二天连着又是如此，母亲也没有说什么。可是等到她发现他回家时没有了表，她就真的着急起来了。

“你的表哪里去了，狄米特里？”她问他。

他蹙了蹙眉头，避开她的眼光，说：

“我把它送到贝尔格莱德修理去了。”

“表没有坏啊，亲爱的！”

“我瞎的吗？”他叫起来，“我傻瓜吗？我连表是好是坏都不知道吗？”

母亲还能怎么办呢？她就沉默不响了。

后来她流着泪对姊姊说：“唉，我真难过，他会把家里的东西都败光的，”她说，“等我老了，我只好给人家洗衣服过日子去。”

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鐘的时候，父亲从酒店里回来了。他头上流气地歪戴着一顶阿斯脱拉罕高帽子，胸前挂着一条手指粗的金鏈子，腰帶里插着一柄鑲金嵌宝刻銀花的手槍。他进门的时候，左眼梢跳动着一些小皺紋；他很高兴。他走进了屋，从腰帶里摸出表来，好像在看时间。

“你把表拿回来了嗎！”母亲說，“修理好了？这么快？”

“修理好了。”他回答。

“你掛的那条鏈子倒真不錯！”

“普普通通的鏈子。”他說；說得很溫和，並不粗暴。

“我知道，”母亲說，“哪兒来的？”

“我买的！”

“那頂阿斯脱拉罕帽子呢？只有財政局長米佳才有这种帽子！”

“我也是买的。”

“什么，他卖給你了嗎？”

“卖給我了。”

“但是，为什么呐……？”

然而，到此为止，父亲瞪起眼睛对母亲看着，她就不說話了。父亲开始脫衣服。我在被头底下偷眼瞧着。他从腰帶里拿出拳头大的一包东西来，抛在桌子上；从它發出的声音听来，無疑的，里面是金幣，完全是金幣。

“別多說了，”他說，“拿去吧。”就走到厨房里去了。

母亲用两个手指把紙包里的錢提了起来，好像她是在撿一片髒布。

“你看，”她对我姊姊說，“我拿这些錢怎么办呢？这些錢是